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六卷

萬曆二十六年

兵科給事中郝敬一本為遼左空虛已甚謹敍屯守便易一策以救燃眉事臣竊念遼東

京

師之肘腋也自去年王保坐困虜深入瀋陽內地殺掠一空今年李如松輕舉精兵勁卒陷沒殆盡屢挫之後遼稱弱矣頃聞虜騎充斥如入

無人之境肘腋之地虛怯如此可為寒心頃者
皇
上東顧簡撫臣李植材足當一面然無米之炊巧婦不能蓋守必資兵既無兵之可用兵必資餉又無餉之可食雖使韓白為將能徒手枵腹而當虜乎議者
請
發帑金而帑金告竭矣豈拯焚之策哉今惟有聚衆屯田且耕且守為上計各省屯議臣昨疏已詳然遼左事急緩不及事謹再効簡使一策

臣昨閱章奏偶得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濟陽等衛舍餘李大用等一本為不費官錢情願効力以報

恩養事大略稱

畿輔附近濟陽等衛屯政額兵四十八萬爾以萬人隨行征倭不廢官帑衆軍自貼糧餉情詞踴躍臣心疑之夫以鋒鏑死亡之役不召而自赴已非人情又不費官餉而裹糧勤王恐無是事

然且形之
章疏徑
瀆
天聽彼豈無故敢于欺罔若此細訪其故蓋永樂
年間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功成剩精兵四十八萬選入十
二團營三十六萬給
賜屯田牧地種子粒馬價分置七十八衛于順天

府所屬各州縣地方安插俱屬三千營轄管聽
調征勦令二百餘年生齒繁衍遊手坐食與民
混雜有司派以馬戶撑船運米等役極為煩難
衆軍以為馬戶運米應屬民差脫卸無計寧夏
之變各餘丁自備行糧隨征以求免前項差役
未幾寧夏平而議遂寢二十五年倭奴警聞故
李大用有是
請蓋彼以三十六萬之衆止出萬人是三十六人

中抽一丁耳以三十六萬中止幇萬人是三十六家止贍一軍耳何難之有又得概免民差所捐者少而所獲者大正為圖便自利之計故汲汲上

請據臣所訪屯軍大畧如此其

請若真又何憚而不曲從之令東征師老可勿用此輩再往惟遺左空虛支吾無策合無因群情之便為轉移之方令該部同新巡撫臣李植急

呼大用等面詰前情果與别項無碍即各衛原籍中務要每十名抽一名據三十六萬原數即除六萬作耗不算外尚可得兵三萬人擇令廉幹將領官數員統領前赴遼東駐扎開屯而于存留三十萬人之中每十名幫貼屯兵一名種廬舍之費行令所在有司一概免其前項馬戶撑船民差開墾田成給本兵為永業自耕自飼夫彼既免無征倭險遠之苦而又受田樂業愈欣

欣樂從之恐後算大約每名一名墾田二十五畝內除五畝為官田每畝量收子粒四五升則此三萬可墾田六十五畝一歲收官子粒可八萬石以備不時之需至于畫地經野之法細聽該巡撫司道官布置考其成功臣嘗見經畧標下王宗聖條陳沿邊井田圖式又有陳伯擇者談遼東開田之利皆鑿鑿可行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若有可用即當依仿為之焉可以人廢言也

但各衛兵籍廢壞已久清覈須嚴就中餘丁規避民差有倚勢投豪者清查檢舉是在一廉幹兵備官之力耳不費帑藏不煩轉輸不勞征調因其願赴之人心蠲其不急之徭役一呼而得兵三萬坐收兵食兩利之効又何靳而不為也但就中額藉(籍?)之虛實事情之微綏(細?)臣尚未晰困(因?)事感觸偶效一得之愚如此乞

賜下部覆議即着撫臣李植一同查

奏如其可採
亟賜施行未必非濟危之一策也臣無任惓惓懇
祈之至
臣按此萬曆二十六年疏也
成祖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屯牧近畿與四十八
萬京營兵相為表裏而屯兵歲久漸消人鮮
知者萬曆二十五年始發於李大用之奏
科臣郝敬因據以條陳為守邊之備正所謂

寓兵於農不煩召募者也此策果行則二十年
來遼有重兵奴酋不敢竊發矣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吏部等衙門左侍郎楊時喬等一本建酋叵
測遼左重困懇乞
聖明軫念切近之危亟撤稅監以收人心以固封
疆以安
社稷事臣等荷
皇上委任日兢兢竭劬愚忱修舉職業期於
宗社乂安值此時勢多難內而紀綱風俗陵夷賢

才遺佚民生憔悴月異歲殊外而邊境空虛軍
儲匱之四夷窺伺竊發岌岌朝不保暮臣等誼
當分猷共念事當縷切條奏乃茲尚未敢悉瀆
謹以目前至急一事恭陳馬看得蠡爾建酋世
受賞賚之恩通貢年久一旦生心托辭阻貢招
降納叛併吞海西勾連北虜道路宣傳將有睥
睨遼左之意臣等不勝私憂竊念
神京左臂所恃以捍衛者在遼左而遼左孤懸所

恃以能捍衛者在人心今遼之人心何如哉蓋自高淮權稅以來鴟張狼噬於上而其參隨之衆奮牙爪角距以横鷙於左右未有悛心家與之為怨人與之為讐民之幸免荼毒者百無一二而輕生思亂者已有八九近日前屯衛軍囙淮差吳景桐散瘦馬催價又差魯國全索騎操馬不遂鞭撻號頭合屯洶洶歃血定盟縛禁監差毆斃切齒未已騎虎莫下有不得推而甘心

不止者此等人心
皇上試思一逮問有不北走虜否試思一遇有事
尚肯為
國家出死力否試思此輩一不用命全違能保不
動搖否夫建酋亦有以窺我矣彼日見軍民困
於朘削士氣漸以消靡困而懷蓄異謀以乘間
一逞未可知也衆志既渙不應仍有以歐敵之戎
心已啟不應仍有以速之此今日稅監所宜亟

撤者也臣等仰見我
皇上惓惓邊務於阿克莫延滇南交夷肆毒粵東
既嚴諭當事諸臣而至於建夷不共猶厪
宸慮其諭該督撫鎮巡等官一則曰地切
陵京豈容怠忽一則曰毋習故掊尅以失軍心此
真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者遠盖左距
陵京道路幾何萬一有變是為肘腋之患非若滇

南粵東遠在天末來可以徐發徐制且狡夷蓄謀窺伺意欲甚奢又非若阿克文夷突肆刼掠快情一朝可以旋滅誠如

聖諭所謂毋容怠忽者至掊剋一語尤為灼見弊源為今日籌邊第一義乃將領之掊剋固亦有之准特甚焉將領私自需索准則公行攘奪矣將領猶有限制准則傾人囊橐蕩人家產不饜矣將領攫取財力未必敢斬艾生命准則魚然

作威誅求不已繼以駁扑棄楚而魚肉民生不恤矣且無論已前窮山極横谿竹難書即如前屯衛一事廢馬非可用之騎散之以索價誰能堪之操馬乃戰守之備索之而私駛誰能堪之號頭係統兵之官鞭笞之以非法誰能堪之安忍不自悔禍而容訪姓名意欲何為又誰堪之憶惟全遼二十五衛其地窮荒於九邊獨瘠其軍月糧只四錢於九邊獨嗇其餉銀年例缺可

一十四萬於九邊獨餘乃九邊未嘗有稅使而遼獨當其苦它稅使猶自易湊易飽而遼獨遭封豕之不可厭興言及此良可涕零殘剝朽骨誰堪荷戈駭鹿餘生寧不走險然則

皇上所謂掊尅以失軍心其熟孰與淮所謂威嚴以生戎心又熟孰與淮

皇上一念及此其撤田稅監以收拾人心宜不俟終日而決矣臣等仰知

陛下聰明絕世非不知遼人之若淮也亦非有覺
於淮而故久假之柄也亦謂稍需歲日將緣獨
斷報罷耳然極一方之水火其情甚悲稍需之
即非內溝予辜之念除疆場之蟊賊其勢甚急
稍需之即貽齎寇倒戈之蹙從前而不報罷其
病在遼而庫藏猶利有二萬之稅及今而不報
罷所得在稅而
陵京不免有杌隉之虞夫使

陵京而有虞也二萬之稅安濟而併所謂二萬者
又何厲焉故臣等謂速撤稅監非獨為遼實所
以為
社稷也亦非臣等之臆說所以仰遵
聖諭之惓惓也向者滇南之楊榮竟誅戮矣楚中
之陳奉及關中之梁永皆蒙
皇上撤還矣
皇上誠念疆事之當重使遼左得比於楚陝幸甚

即念國體之當存使高淮得為陳奉梁永而不終為楊榮亦幸甚伏祈
皇上采賜撤稅之令則遼左軍民歡欣鼓躍不戰而氣自倍奴酋不軌之謀且鑠銷不敢動即蠢動而人爭敵愾雖以犁庭掃穴可也何
陵京之足慮哉臣等叨居九列義切安危間嘗各有陳懇未足以回
天用是齋沐集議同抒款之愚唯

皇上深惟安攘至計俯賜採納是
宗社生靈之福也臣等無任籲
天之至

職按
神祖之於去高淮也始雖有轉石之艱終則有轉
圜之聽蓋以劉四科李化龍楊時喬相繼危
言而一朝撤四比之恥過作非者懸矣

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

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牛維曜一本為摘目前之急務申疇昔之膚言以備

採擇以裨遼左事切見遼左之危不啻累卵矣職生長西陲素諳邊務而乙卯丙辰曾待罪於寧前山海至開原經通遍歷其要東夷與西虜洞晰其情形確是

封疆下吏無能續

宸聽曾于督撫院道條

上其疏謂奴酋蓄謀叵測也則有

請勦建酋之議謂勦奴必用餉也則有糴粟百萬之議恐東西合謀急圖渙其交而結其心也則有謀間始末之議杞憂婺恤不幸言而中矣顧救昔日之遼陽而救今日之遼難就其身親目覩者言之遼左燃眉之急務有八而奴之所以取敗者有三焉請為

皇上陳之

一曰募兵近地夫足兵之法計無復之英調於各邊則方鎮空虛招於遠地則沿途騷擾惟燕趙多慨慷殺身之士向以撫清閒鐵不守塞心不敢應募今遼陽可安敵氣振矣若食以厚餉激以重利則懷奇抱異之人自有風聞响附者水土服而行糧省此當急者一也

一曰開屯

畿輔夫括天下之財以餉邊者利孔亦盡開矣然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俱非久遠計也以職籌之畿輔左右軍屯民地拋荒不下萬頃以募兵之法募屯以安家之費易牛種具於夾海葦塲蘆澤之區制為水田授為世業則從者如雲計畝分獲當亦不下數百萬此當急者二也

一曰用邊運餉令蓋復所宁[貯]海運之糧不下三四十萬星屯雲積防護甚難而車轉牛輸遮費

益鉅關南衛所募之兵伍逃去夫若輩既領安家月糧十餘月不知糜朝廷多少實餉寧令其逸而不返耶倘俾原募之臣往諭以義令人守其土田復蓋撥法各以其界交遞計人負五斗道分十撥此二萬人日可致千石于遼城不猶愈于車牛之費乎此當急者三也

一曰練兵寬鎮北關朝鮮皆附

中國而仇奴酋者開原失北關虜矣寬鎮失而朝
鮮能不危乎今當速選精兵三萬擇一道將圍
練于寬鎮之間東為朝鮮聲援西為遼陽犄角
明護金復之餉暗復襲取之奇此當急者四也
一曰款制西虜夫遼之危在東西交訌耳虎憨
擁兵十萬有泰山壓卵之形特增賞數萬即結
盟而退瀼吉浪素等搶曹莊犯寧遠殺郭將襲
連山戕中軍勢亦岌岌矣職往復講折舊

額之外所增不過百金迄今東夷大變而河西恭
順如故則款之明效大驗也若撫賞以時物毋
濫憖與三十六部落貪重餌受我羈縻必不
忘恩仇與奴合此當急者五也
一曰戰守機宜夫撫順者制夷之門戶也撫順
破而當事者遂棄之以致偵探不的殺將屠城
全遼震恐三輔戒嚴皆由於此非經臣出而整
頓遼之為遼尚忍言者職為遼勢既張宜分步

兵三萬步兵分三營馬兵分兩翼步之第一營用車馬陣馬兵兩翼兩傍輔之第二營三營更迭在車營之前深濠高壘立為老營十里一舍數日一移遇賊則兩翼衛軍擊以火器賊退則兩翼夾車而行直至撫順亦以三營遞修其城賊出則堅壁以待之賊退則修城而守之機有可圖或反間或招來或徑取逸在我而勞在敵蓋以守為戰而復以戰為守制奴之術端不出

此此當急者六也

一曰申嚴紀律職嘗仕于遼矣遼之因循苟且覆軍殺將皆寬之一字誤之也自古名將斬寵姬僇倖臣有以取之一笠而剸首徇市者誰不主于嚴也經臣以法弛則玩玩則糾之以猛不得已而為救遼之術倘以其嚴而少之則此議一出將吏借以規避軍卒借以逃亡其禍可勝道哉甚毋因人言而少議緩其法此當急者七也

一曰加派地畝古來綠林黃巾弄潢池者皆無恒產之人為饑寒所迫耳未有巨室大家以輸納之艱揭竿而起者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姑每畝量加數釐可有數百萬之餉非不知閭閻痌瘝忍為此推肌吸髓之謀救焚極溺不得已而出于下策此當急者八也職料奴酋之所以敗者何也地瘠人貧五穀最少惟貂與參借此糊口一旦斷其市易則部落無

資一敗也數十年以來殺人父兄擄人子女勢驅威迫慘刻荼毒四面皆歒腹心受患二敗也財貨堆積錙重如山戀棧之馬不能遠離巢窩三敗也負三敗之勢而陸梁至此豈真有戰勝攻敗之能與遼金為伍哉夫遼當契丹之世山後十六州皆其幅幀黃龍之東西南北數千里屬其統馭所以朝發幽燕而夕至

中國蓋未有并吞諸夷而能憑陵

華夏者乃奴酋么麽小醜不過咆哮于山林蠢動於一隅已耳其搶撫順也激于採木之仇出其不意逞于一擊以試我之動靜不虞三路出師一敗塗地借冦兵資盜糧開原鐵嶺入無人之境今又將併力以攻遼陽亦狼狽甚矣必有蓋世人傑如管葛韓范方能固吾圉而禠狡酋之膽經臣囯能辦此者他日守備既裕堂粤（奥？）無虞經臣率大將提兵歷境以二十萬衆列為數大

營山立岳峙吞齒相倚猛士如雲突騎如虎迭入迭出倏正倏奇奴且疲于奔命寵兒在匣不戰而坐困矣職素有犬馬之疾從南方時得之起自心腹入於膏肓及轉曹深切性命之憂何能再往是以具

疏乞身甘于自棄者幾五年聞奴酋逆我顏行屠僇大將軍蹂躪城池殺擄軍民不覺髮豎背目裂曰何物狂虜敢猖獗如此當

請纓繫頸以報
朝廷二十年豢養之
恩豈容老死于兒女子之手夫是以攘袂而前
陛見之後銓部即為題補不失舊物第恐孤臣孽
子宿竟不得隨雄才大畧者之後臨邊海而鳴
伊吾一腔熱血無處可洒故敢忘其狂瞽抒此
悃誠伏惟
聖明

採納施行

職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五穀不生惟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便可坐困其敗一也奴酋雖積金如山饑不可食且戀棧之馬有掠即歸其敗二也淮陰用兵如神必賴酇侯居守為漢治國即有差跌常得退步奴酋好殺違之怨恨上通於天李永芳草菅民命牛羊用人莫為安集平沙莽

莽一望蕭條富庶之效絕不可冀其敢三也此

疏殆近於料敵者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禮部一本海建二酋踰期違貢謹循職掌據實

題明以請

宸斷事主客司案呈為照

國家控制萬里匡要四夷而東北夷三種女直乃

肅慎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來

朝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於

都司統衛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官

其酋長自都督以至鎮撫詳其貢市自開原以
達京師除野人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
西建州歲一遣人朝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
以十月驗放入關如次年正月後到者邊臣奏
請定奪今自萬曆三十四年六月建州海西先
後到京進貢去後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入關
者延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寧遠伯
李成梁巡撫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肯進

貢擒去罷貢等語事關職掌合行題明等因到
部臣惟我
皇上合德天地兼統華夷凡茲肘行鼻飲之裔咸
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據遼
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叵測謀懷不軌
兵機屬在司馬非臣所與而朝貢職在臣曹有
不容聽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職伏讀
太祖高皇帝祖訓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

海僻在一隅恐後世子孫貧困不能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併且開原止許市馬並無市參之令而強栽人參倍勒高價將官償之則難堪爭之則啟釁吞聲飲血忍辱養亂非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并兼旅類妄自尊大即有叩關入貢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參價車銀盡入建酋兄弟之索猶且厭薄賞賜明欲搶

奪若復苟且結局隱忍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句連北虜耶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聯閣全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十鴨河之役僅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而職按隆慶間遼鎮圖籍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荳草而外主客歲餉二十萬金今稱堪戰親兵不滿八千思之可為寒心毋

論衆寡不敵而勇氣固已索然矣說者曰司農見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談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吾何必於追之有如不以好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

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得而來也而寧欲其自來而自去耶此于制御羈縻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來自去景象安得日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職愚以為

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即未據興問罪之師亦宜中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違貢者何故若其悔罪歸誠

特許自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其爵

賞仍
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武以防
侵暴則制人而非制於人中國之體統尊而外
夷之觀聽肅矣至於稅使可撤則撤毋令彼伺
釁而我為驅除
內帑可發則發毋令我餘財而士呼庚癸比尤
陛下自為
宗社疆圉至計也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職按易曰履霜堅氷至言圖之貴于漸也建夷兩歲不貢必有所恃本兵恬不知慮而禮臣直發其邪謀戊午之役若有左券謀圖者當如是矣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原任兩淮鹽法參議吳搗謙一本目擊遼左危急己甚謹瀝血臣陳言再申屯田禦戎之議以固疆圉以保治安事職自分林下衰朽不當伏與聞天下事惟是建夷狡幻異常蓄謀叵測自先年清河殘破以後職慮遼左有今日久矣故當辛亥疏中即請速勘遼東次以杜欺罔之端癸丑疏中復

請申飭遼東撫按臣屯議期在必行以裕邊鎮兵
食之源頃丁己恭
陳太平第一疏中又請
中諭遼東撫按毋蹈先年水火覆轍務在必舉屯
政以固
封疆之守職所為孳孳預為遼桑土計者其心良
亦苦矣末第三疏伏蒙
皇上採納

勑下戶部議覆亦曰屯種之法當採職所言行之
行見我疆我理地自為險我鼓我鋒家自為衛
豈非萬里金湯業奉
欽
依督行九邊年餘職閱邸報竊意沿邊可幸數
寧無事而不虞遼左六城尅陷清河長坑隕將
覆師如今之慘者也豈其屯種溝洫之法猶然
未之行職年八十何忍目擊此等世界為是不
勝痛哭流涕而有此再三興屯禦戎之

請也夫當今在
廷諸臣孰不奮
請纓之志抱泣血之忠議兵議餉　議人議法亦
既無遺策矣而職獨中屯田之說是非職之敢
於自是故為是無稽之言以欺
皇上以欺天下也蓋今之屯即倣古井田之遺意
今之薊門宣大即古燕趙之故疆戰國趙燕最
褊小何為世與虜鄰終其世不受虜患則世世守

井田之明驗也自秦廢之祇築長城以拒胡奈
何長城愈築虜患愈滋至於今益裂而不可支
其害如彼自從趙充國舉之條上屯田十二策
治湟西道橋七十所以制西域卒殲先零奏不
世奇勛其利如此則屯田之法謂非今日所當
亟圖者哉試一設誠力行之其利有五曰摧鋒
曰攜黨曰來遠曰壯膽曰伐謀皆所謂不戰而
可必其我武之維揚者何謂摧鋒蓋虜別無長

技惟恃有雄壯怒馬一鳴鞭頃刻數百里其
獷猂之氣奔突之威從來
中國人馬莫敢當其鋒惟處處修溝洫以限之即
彼有驍騎數萬不奮疾馳掣電亦何由得蹂躪
我疆土所謂不戰而可摧其鋒者一何謂攜黨帶
聞外史曰金人不滿萬滿萬不可當在昔已然
今其強盛更何如也況復連西虜以為黨彈丸
之遼左何以當之今溝洫以限其胡馬彼奴酋

且無所得逞縱結兩虜將焉用之而兩虜亦何所利於奴酋猶聽其要結有不望望然嘶北風以歸者否也所謂不諜而可携其黨者二何謂來遠目今遼事危已極矣四方調募之兵何為五閱月不見畢集則有鑒於撫順全軍覆沒之故轍然也今誠不輕於一擊而惟修溝洫以為備則可攻可守在我取勝之道亦在我各鎮兵馬有不聞風而鼓舞疾趨以應援者否也所謂

不驅而可來遠者三何謂壯膽頃見畿輔調兵有哭聲振天哀免出關者有清河將卒寧死孤城不敢一出拒堵則膽落虜酋之積威者素也今既有經畧運籌決策於上而處處溝洫無所不備則各將兵皆有所恃而無他恐惟其無恐則其膽自壯其氣益銳其軍威益振不然驅畏死之兵臨必死之地未有不大敗如今日者所謂不練而可壯膽者四何謂伐謀常聞

虜蓄逆謀三十餘年彼其謀豈在區區邊左一隅將駸駸內窺有大不忍言者而薊鎮所必經之地也殆岌岌危矣今誠於遼陽以南山海關裏外薊昌宣大之間在在修溝洫則隱然在在皆金湯不必拒之使不敢來即以千百倍金絲誘之彼亦有所限不得來賊聞之不覺積念盡灰逆謀頓寢是豈特可急救遼左子遺於水火之中而所以肇

陵京于億

萬年者端在於是此尤攻心伐謀兵家第一策也

奈何不圖之早也顧說者謂兵農合一之屯政

自營平諸葛而後不行於天下久矣今當遼左

危急之秋欲一旦舉之以拒胡不逾遠且難乎

不知職之所謂屯田者非止如近議凡邊閒墾

荒田以備軍需之謂乃借名於屯法右正經界

修溝洫園

封疆之謂前

疏言之備矣如其餘令之道止興屯以餉兵也非需之歲月不可其議果見為迂如其於復古之道深其溝洫以限胡為也則旬日有旬日之利何俟期月而報可誠萬不得已必欲取效於今之日職思尤有至易至簡為官軍所樂從者蓋以制井之常法論則溝面橫濶非一丈不可高深非八尺不可若見其為之也高深六尺而

之井制論則溝面橫濶八尺而足高深六尺而足自見其成之也易議法於平時則當借屯田之名修溝洫實閑井疆理森嚴不無需力于漸次議法於今日則又當借溝洫之修為一時細陷之計辰星布列自可計功於目前且其所以為井為品字溝之制亦不必合東西南北四面之為備惟取其要害一面為虜所必經之地措今合力以舉之又多設疑穽以伺之由一堡達之

各堡由一里達之各里莫不皆然則一面可兼
三面之利一工可兼四人之工況今遼左生儒
舉監吏承人等業經督撫
題奉
欽依欵以
欽賜
欽除之榮其與父母妻子各相保守不得出韃矣
彼人人以保身家父母妻子為急凡各將領衛

所亡業之家又靡不皇皇焉欲求免爲撫順之續一因其勢導之所以各屯其屯自爲保伍計自有爭先効力不戒以孚不日成之者又何俟旬月而報可哉曰令時則易然也奈何始終置之不講也顧說者人謂今奴酋已出塞外經畧按臣俱集遼陽所爲夾攻策應計無所不周瀋陽開鐵之間一時而保無恙似可無慮此賊過桀驁爲不知狡幻異常之虜我安能必其不來

惟我有以預防其來陰寢其謀斯為善耳又焉

知狡虜不乘我

國威振揚之日併為遁退待我師老財乏之後不

突然大舉以逞此屯田之說為今日所當亟講

而至易至簡溝洫之政尤為薊遼當事者之所

當亟圖者也是非職之臆說也當考我

國朝邊道官制九邊地方如宣府如榆林如寧夏

如甘肅如陽和各正設屯田帯道官一員固原

大同止三員惟獨遼東四道一寺並令奉
勅兼管屯田事是
祖宗立法良有
深意臣子安可不知職之所以惓惓以屯政為遼左言者職此故令何等危急時也各道臣可復泄泄不急圖及此乎況昔郭子儀李元弼所為深溝高壘以困敵趙充國以全取勝率用此道令何獨不然是在本兵經畧亟加之意耳抑職

尤有說焉語曰師克在和又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完事也職歷見邊方失事非繇將領相忌不和莫肯救援之所致乎合無

申飭諸將領當此分布要害之時務督同舟共濟之義益奮饗胡飲血之忠毋分人我毋分南北合千萬人心為一心誓必滅此而後朝食將見邊補既修兵勢日盛

國威四振虜心必寒而於此時多議間諜大懸賞

格其奴酋密戚及其部屬有能乘機抵隙誅斬
首首以獻者即
封以本州都督
賞以十萬金
予以八百里子孫世守其有累年邊境小民迫
於饑寒逃亡在虜及新舊為虜所擄掠者奚啻
數萬寧毋故土之思宜招撫之歸分田耕作官
不征收租稅併復其家其有能合謀內應協力

同攻者仍
賞以萬金
封以萬戶子孫世襲其職而又護持北關等夷以
為遼左捍蔽使酋不得乘勢而長驅厚撫北虜
宰賽等以為此關救援使酋不得斬關而徑逞
凡此皆遠國藩籬以為自固之謀也而又可忽
乎當今
廟堂之上雖曰微兵而四方之兵未聞畢集雖曰

議餉而
王綸未蒙盡
渙則不免於道旁作合之謀而欲責巧婦以無米
之炊抑又難矣職年已耆目擊時艱誼難容嘿
而屯田
疏頗蒙部覆
採納而未見施行職愚不勝惋惜是以敢竟其說
若曰為沽名希世欲借此反覆條陳以為進階

嗟嗟八旬朽腐風燭臣測更復何求此一念啣沙填海揀石補天之赤衷尤人可諒也

臣按深溝高壘是拒胡一策然熊廷弼曾行之遼陽環城濠塹廣，可十丈依塹而守豈不能為旬日之支乃背城借一外敗內潰可嘆已

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兵部員外董承詔一本遼事尚多可憂微臣妄持末議謹據見聞直

陳情狀以備

採擇事臣聞之制勝者謀貴萬全慮愚者亦有一得該臣於十月初一日祗奉

欽命

遣臣賫解犒賞遼軍銀二十萬兩隨於初十等日

領兑即畢即
陛辭就道叱馭星馳半行風雪又沿邊之徼報時
聞夙夜憂惶懼無底止以辱
明命幸仰伏仗
天威於次月初五日獲抵軍前交貯所有賞格事
宜聽經畧撫按諸臣遵
奇優給具册奏
閫外臣伏念奴酋匪茹狡焉啟疆我

國家為此發數萬之師糜百億之餉至
上廑
聖慮穆然軍士之寒苦
特發多金用彰
恩賚而臣以備員承乏謬當驅使抵遼之日三軍
歡聲震動銳氣雲蒸無不誓滅虜賊以圖報效
者區區小醜何難一鼓殲之顧臣愚私憂過計
竊以為尚有不可知者盡其難有六而

陛下試垂聽焉

一曰將多而難調夫百萬之師一師可統克敵之績無忌乃成今以撥遼而一時大將起自廢閑與移諸別鎮者遂至數員無論病者衰耄而委靡者徒取四夷之誚即使人人信布而十羊九牧終屬多端且其名位各不相下識略未必相符權既不專分又難一聞其中有虛憍恃氣忮懻嫉能以賀世賢瀋陽小捷尚欲多方中之

者此而可期以同心戮力共建犁庭之勳者乎

伏乞

聖裁

一曰兵具而難用兵之精者一可當百百可當千今所調撥兵非不蜂屯蟻聚聲勢赫然第承平日久其在腹裏者既不知兵刃為何物即各鎮閒有強壯而舍己芸人未必盡以其精者相予至各將恃惟在家丁而廢棄之人半屬散

亡多有聞

命而收募者徒取充數為名耳頃臣在遼見有從軍者數人號泣相向大率皆市販菜傭之侶妄意厚積遂從招集未履戎馬之場先抱死亡之痛其他寧無類是者以此衆戰譬驅嬰兒博虎直投而飼之耳雖多亦奚以為伏乞

聖裁

一曰餉久而難繼自遂酋發難以來兵食之費

舉
國焦勞亦既不遺餘策矣顧一旅之師未興百萬
之儲已竭前者業期進兵而
天未厭亂雨雪載塗方今寒威徹骨多見有凍而
立斃者而責之策馬荷戈此必不得之數也待
其春深冰泮而泥淖中亦未便可長驅恃待籌者
將捉衿而露肘矣其究何以支之伏乞
聖裁

一曰賊狡而難制奴酋素稱黠悍自計陷撫順之後慶肆披猖時以其飄風驟雨之師縱豕突鴟張之毒既拉三堡伏隨清河此時遼卒被屠援兵未集所幸

社稷有靈不長驅而去否者破竹之勢久已無遼遥聞其志在開鐵欲遣婿詐降以為内應復厚持金帛走卒于虎敦兔憨要之入犯而又間歸我擄掠之人傳致其悖慢之語陰陽順逆譎變

多端萬一不虞而墮其術此一蹶不復振之勢
也遼事尚忍言哉伏乞
聖裁
一曰地險而難攻諸虜散處沙漠不過逐水草
而居惟此酋阻深憑險巢穴甚固硐設柴柵築
濠塹以防我兵之乘也越三關踰五嶺闖其險
隘之處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馳自非熟審于
堅瑕虛實扼其吭而拊其背勝負之數臣未有

所定伏乞
聖裁
一曰助寡而難恃朝鮮久稱孱弱又素懾于奴
酋之積侮今雖以萬餘兵屯之境上未必不觀
望成敗馬進止北關兵雖精不若奴酋衆其勢
亦不能悉舉以助我此須再益以我兵一萬壯
其聲援庶彼此犄角之形堅而首尾可相擊而
應也伏乞

聖裁此六難者彼我半者也而更有在我者其不可不議亦有六焉請得并畢其愚舊之再三侵犯皆繇撫順闖入其最不可解者一經殘破輙棄不守叢時雞犬鳴吠之場今皆為狐兔縱橫之窟初猶曰無兵而數萬之衆屯劄遼陽設早有一二重兵彈壓其地因以漸次收集屯堡居民當未必輙入輙出如蹈無人之境又有九月一番殺戮也徒責偏裨以不設備臣謂勢固不

畝獨其欺蔽之罪真不容誅耳此久守之當議者一也遼延袤雖二千餘里而阻山濱海可耕之土無幾其逼虜者又時見蹂躪雖有積貯僅足以供遼耳今平地增數萬兵馬芻粟之直遂至數倍項且不支之形見矣度去師期當遠縱錢金輸稅不絕而能使天雨粟地速草乎謂宜水則於山東登萊陸則於永平山海諸處令其應起解者盡其本色以待接濟寧先事而儲不

涸之倉無臨時而掘既渴之井庶幾有備可無患乎此儲蓄之當議者二也遼軍額雖十萬近止八萬有餘散處二千里各營最多者馬步不過千餘其逃亡者什之二老稚者什之五稍稍强壯者不過什之三四耳近復挑選從征而各營益稱單弱又半疲於奔走倘沿邊諸虜有窺虛而蠢動者臣恐在在俱瑕遼之患不獨一奴酋也此防禦之當議者三也各邊惟遼最衝而

餉惟遼為薄自廣寧正兵營家丁頭目人馬得加至八九錢餘雖稍有差等大約一軍一馬所食不滿六錢別鎮步軍有多至一兩五錢馬皆七錢八錢仍有貼夏月草料者頃又以調撥而給安家行糧之費遼即不能概為增厚其從征者既以土著不給安家或亦當於行糧月糧之額量為優處庶使觖望消而有奮心可責其士飽馬騰之效乎此餉額之當議者四也遼處闔

外無冠蓋絡繹之擾平時轉輸奔走所用以負載者每驛不過車五六輛多至數輛止耳自軍興以來輪蹄相錯日夜不得少休初猶官不足而借之民今則民以役若逃亡并在官者亦賠賊而待盡矣臣每至一驛輒見追呼多有典衣冠而應付者不虞皮盡而毛無附乎謂宜每輛量增脚價俟事平而後汰之所謂窮則通斯其時也此驛遞之當念者五也

令甲陣亡者優其家三十全無非所以慰死忠鼓
生氣耳聞□之沒於邉者至今未得沾
卹毋論仳倘悲慘情寔可矜而使從來之功令不
信於封疆臣恐將來僇力於中原者從此生解
體之心雖有瓊林大盈論詎為我捍蔽藩籬者予
此優優卹之當議者六也以上數者縉人所皆
知皆言而臣以奔走之役掾諸道途與得之聽
睹既實見其情形義不敢為隱默直據其一得

之愚臆列如此伏望
皇上念全遼之安危關
神京之利害
嚴飭將士同謀協力務期萬全而後進一舉而成
功併祈
勅下臣議有可一二
採者及今為要固疆圉收拾人心之計庶遼事尚
可維持寧使異日者臣說不驗而受妄言之誅

所甘心也

臣按此疏云將多而難調若先見遼之敗局者唐時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李郭皆居一焉昌以潰為無帥以統一之也燕然山銘曰四校横阻星流電掃則統以實車騎耳非杜松等四將之比也

兵部一本為秋防届期萬分可慮乞
勅邊臣大振積習以圖安攘以保萬全事職方司
案呈卷查萬曆十八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為欽
奉
聖諭中飭邊備事奉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擬通行中飭該督撫鎮巡等
官著實用心整理邊備不許怠玩欽此欽遵通

行在卷今自邉左以迨甘肅塞垣萬里所有一切機宜應照每年防秋事例行文各該總督撫鎮等官加謹隄備案呈到部為照

國家九塞夷虜環居沿邉將吏當無日不訏軍實而毖飭之奚待秋防始動色相戒第居常固當嚴備秋高尤屬喫緊邇者夷情狡獪順逆靡常將士懈弛防勤不力計綏靖則豹虎之蹢躅莫測狗要挾則犬羊之谿壑難厭若不預為整頓

何以阻抑狂謀臣請概述各鎮情形以圖固圉勝算與疆吏共籌之可乎遼鎮以二千里長邊無一墻扞隔驅八九萬餘卒禦十數種悍夷奴酋耽視北關日圖持嗟戕我樵採時露爪牙復締姻西虜出入內地略無顧忌慶雲威遠旋被侵矣虎墩兔憨名號虜王雄長三衛蟒會昂超連合助虐左竄右突錦義寧前慘受攻掠自大定八塔之戰戎心稍讋勉就羈勒第可謂且暮

無事耳彼其桀驁故態能遽馴乎薊鎮三協環衛陵京令甲以匹馬不入為功適者滿旦以首婦橫肆豕突駱駝以百騎大恣鴟張兀暮以裔夷潛為鼠竊三協蓋無地無日不戒嚴矣雖孤山斬獲差強人意而賊夷狡詐或窺陰平之縋或混白衣之艘時時見告挾忿思逞防之胡容不亟也宣

大山西聯絡任牧自虜王嗣封受我戎索邊部
不費煩稱寧謐第聞卜石兔素囊俱以色荒怠
於部署而互爭家事至今未休西哨梵梵老寡
婦皈心些乾統馭旁落明暗上慢得兒擺腰永
邵卜諸部落互相攻殺吞噬不已雖夷狄相仇
中國之利而虜王失馭實
中國之憂也倘乘套虜搆釁二心於我既乞款滋
貪又黨逆射利彼轉支吾徼攫市金此豈叮畦

轉相鄰壑種事又何藉焉延鎮宿稱勁兵處也
自卧虎山之後虜我副帥没我全師銳氣遂
夷不振嗣後我兵數出擣勦未足相當而高家
堡路將又陷忘收復而長寇仇未可令四夷聞
也近縱零竊以瞰內方朴墩路以挑釁尊為謀
益狡猶須嚴加講折毋徇夷情有傷
國體倘入宇下暫為容蓄若復匪茹即出誅夷此
延綏一鎮更當照節題中飭加謹而熟計者也

等夷酋羊訥首續守款納穴落赤丑氣感正等
觀望延鎮不即赴廠銀定近糾流虜窺視新疆
總虜可慮甘固海酋結親瓦剌擁聚海上銀段
數把河西鎮番之後輕騎馳襲稍褫狂魄而仇
搆日深備禦宜力合而籌之用欽者成處堂之
安周轍幸之備毋以度支罰餉為啗虜全繒則
守禦嚴而虜不敢驕用戰者惟以直前為功不
以小蹶為罪令將士退而死法方不難進而死

敵則威武振而虜不敢縱掠匪又有說馬谿澤之兵李抱真將之而弱可使強朔方之軍李光弼將之而頹可使振自古聽鼓鼙思將帥係於疆場重矣今九邊之總鎮偏裨其廉勇堪任者非盡無其人而債帥之為蠹戎行者實比比是也身受邊疆之寄精神不用之於奮迅馳驅而用之於夤緣闚闞智計不用之於料敵設策而用之於肥己營私居恆則惟事侵尅吸盡士卒

之髓有事則百方粉飾工為欺蔽之謀營伍之雕散士氣之消索糧餉之虛蝕皆此輩為之祟也卒有緩急又何賴焉該督撫按臣必嚴為申警重加稽察勿輕剝軍之罰勿徇奸貪之議勿以彈墨未乾之姓名濫登薦剡而更查士馬占役買閑務令更補詳核軍資糧草本色務令充盈廣設偵探使虜中動靜我無不知預飭收保使散處人畜依時就斂謹烽燧之司虜入則響

應捷如桴鼓嚴逗遛之律烽舉則應援迅若發
機聲勢務相聯絡俾虜黨日離賞罰斷不踰時
俾軍心爭奮邊臣破拘攣以加威與維新臣部按
令甲而綜核名實則匪直一時秋防可祈萬全即
安攘大計亦不外是也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
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邊總督撫鎮衙門轉行各該司道官
嚴督文武將吏遵照節年題

准
事理參酌近日虜情一切戰守機宜應奉請者
奏請應經行者徑行勿得臨時疏失致妨大計
如各官仍有粉飾虛文及怠玩廢事者在外聽
撫按官在內聽本科道指名參究施行
臣按九邊虜情與守禦馭將之法備於此疏
其論債帥一節尤中肯綮使能設誠而行于
歟撻四淺何有